

春雨的聯想

陪同客戶到首爾，走在仁寺洞的街頭，細絲般的春雨不期而至。急忙躲進路邊的一個咖啡館，喘息甫定，突然湧向心頭的，卻是小說《創業史》裏「梁生實買稻種」的名場面。書裏是這樣寫的：「春雨刷刷地下着。透過外面淌着雨水的玻璃車窗，看見秦嶺西部太白山的遠峰、松坡，渭河上游的平原、竹林、鄉村和市鎮，百里煙波，都籠罩在白茫茫的春雨中。」

在這二十一世紀的異國大都市，卻想起了上世紀五十年代陝西農村的一場雨，自己也暗笑未免太無厘頭太荒誕了。

本來，春雨是再平常不過的意象。詩人、作家，許多都寫過春雨：「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卻無」，「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春雨斷橋人不渡，小舟撐出柳陰來」……總之，春雨基本上是細細的、霏霏的、安靜的、清新的、溫柔的、生機勃勃兼與勁勁的。當然，憂鬱的也有，就像秦觀「自在飛花輕似夢，無邊絲雨細如愁」那樣。腦子裏略一轉圈，就都能冒出不少。

按理說，我並非陝西人，更沒有經歷過五十年代的生活環境，跟梁生實並無什麼共情的淵源。那為何首先想到的是「梁生實買稻種」呢？潛意識如此，一定也是有點原因的。

此時，首爾街頭雨勢見大，一時半會沒有停的跡象，客戶也同意在咖啡館裏小憩片刻。疲憊的雙腿蒙此「特效」，大腦也輕鬆了不少。七十多年前的梁生實，是背負一群貧苦鄉親的期望，生平第一次出遠門，春雨在他眼裏完全沒有什麼多愁善感、風花雪月的意味，有的只是怕雨水耽誤了行程。所以，春雨就只有生活的真實感。如今的我也是為工作奔波到了陌生的城市，當雨水落下的時候，就聯想到了梁生實。



瓜園

蓬山
逢周三、四、五見報

薰衣草花蜜

如果在南法挑一樣東西，既能代表那片土地的脾氣，還能將它的美好直接送到嘴裏，那答案只有一個——Miel de Lavande，普羅旺斯薰衣草蜜。

這裏的夏天個性十足，暴曬、乾燥、芳香，三個條件加在一起，恰好就是薰衣草瘋長的理由。別看這花是清新文藝的代表，可它從來都不嬌氣，還偏愛貧瘠土地：海拔高、陽光足，其他作物活不下去，它反而肆無忌憚。於是像普羅旺斯這種天生就帶着「優越基因」的地方，薰衣草自然要成群結隊地安家落戶，這怎麼不算是「雙向奔赴」呢？

每年六月中旬，養蜂人便開始規模龐大的「遷徙」。把蜂箱搬到瓦朗索勒高原、呂爾山等地，一路追着花期走。不過，如果你到普羅旺斯，可別看到滿山紫色就以為都能入口，食用薰衣草和觀賞薰衣草是兩個不同品種，後者屬雜交，長得更高大壯實，香氣也沖，可以用來做香精，卻不能食用。用來釀蜜的，學名叫「真薰衣草」，長在更高的山上，香氣更柔和。神奇的是，蜜蜂天生就能分辨出真薰衣草，加上蜂農堅持自然釀造，不額外加水、蔗糖，連過濾都十分輕柔，才有了這獨特、純粹的「作品」。

正宗的薰衣草蜜擁有法國地理保護標誌，呈現出一種奶白或淺黃色，質地細膩得像剛化開的凝脂。吃起來也不會有尖銳的「薰衣草味」，更跟我們平時熟悉的花蜜不同，沒有直白熱烈的攻勢，而是非常隱約、內斂的花香，聞起來像白花，口感上帶着香草和杏仁底調，甜度圓潤，不烈不膩。不管是直接抹在麵包、奶酪上，還是溶進水、巧克力裏，口感都會瞬間變得高級。不用想多複雜的搭配，正因為蜜足夠好，才隨意得理直氣壯，不需要刻意討好別的食品，那些能「配得上」它的，才叫三生有幸。



食色

判答
逢周二、三、四見報

上周，深圳迎來「光影雙輝·星耀鵬城2026」，影視行業「一節一會」如約啟幕。現場專設粵港澳大灣區影視產業對接專場，還開出「香港館」「澳門館」，讓大灣區影視協作更接地氣、更有溫度。而在這場熱鬧背後，深圳前海正悄悄成為港片港劇的新拍攝熱土，被不少業內人士稱作港片港劇的「新橫店」。

說起港片港劇，香港長期是創作與拍攝的核心地。可隨着城市發展，適合拍攝的場地越來越緊張，不少劇組都在尋找新的取景地。

緊鄰香港的前海，憑着「香港

味、國際範、濱海風、現代化、未來感」的獨特城市風貌，剛好契合都市劇、時尚劇的拍攝需求，成了深港影視合作的優選之地。

觀眾熟悉的《新聞女王》《黑色月光》《法證先鋒VI》《反黑英雄》等港劇，不少場景都取自前海；熱播劇《年少有為》在前海取景，播放量超三點六億次。

前海，不是單一的取景地，還是深港影視產業融合的前沿陣地。這裏聚集了一眾知名影視企業，形成了龍頭企業帶頭、各類機構協同發展的產業圈子。

TVB更在前海設立影視製作中心，從劇本創作、拍攝製作到後期發行，建立起完整的本地化產業鏈，不僅產出多部爆款劇集，還助力TVB實現扭虧為盈。

前海的吸引力，不止在於好看的城市景觀，更有實打實的政策支持。當地出台文化產業扶持措施，對深港合拍影視項目按票房、購播額給予獎勵補貼，在前海取景還能疊加五十萬元人民幣獎勵；深港合作影視項目、後期製作服務，每年最高可獲三百萬元人民幣支持，微短劇出海也有最高一百萬元人民幣

扶持。稅收、辦公場地同樣有優惠，香港居民享受個稅差額免徵，影視機構還能拿到租金優惠，全方位降低深港合作成本。

從單一取景到全鏈落地，從場地供給到創意共創，前海以「香港創意+前海技術」的融合優勢，讓深港影視合作越走越實。



灣區聽雨

黎園
逢周四見報

圓周率日

我們經常喜歡在特別的時間點，來做一些具有特別意義的事情，比如在五月二十日十三點十四分，「卡點」為心愛的人發送祝福，暗含「我愛你一生一世」的溫柔告白。而每年的三月十四日「圓周率日」，麻省理工學院本科的常規錄取會在這一天放榜，今年依舊如此。

圓周率是圓的周長與直徑的比值，通常用希臘字母π表示。最早應用幾何方法把圓周率算到三點一四左右並給出嚴謹方法的，是古希臘數學家阿基米德，他從圓內接正六邊形着

手，然後倍增到正十二邊形、正二十四邊形、正四十八邊形、正九十六邊形，將圓周率的近似值精確到了小數點後兩位。這是公元前人類獲得的圓周率的最精確結果。

中國有關圓周率的記載可追溯到古算書《周髀算經》，其上記載「徑一周三」，這只是經驗值還不夠精確。公元二六三年，數學家劉徽創「割圓術」計算圓周率，要旨也是用圓內接正多邊形去逼近圓，據說他從接正六邊形開始，逐次分割，一直算到圓內接正一千五百三十六邊形。此

後，南北朝時期的數學家祖沖之繼續割圓術研究，將圓周率的近似值精確到了小數點後七位。

二〇一九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每年三月十四日正式設立為「國際數學日」，旨在彰顯數學在推動人類文明中的基礎作用。「割之彌細，所失彌少，割之又割，以至於不可割，則與圓合體而無所失矣。」劉徽曾這樣說。今天的數學家認為，圓內接正邊形的數目越大，得到的圓周率近似值越精確，阿基米德、劉徽與祖沖之等科學家想必都是很有毅力和耐心

的人。

值得一提的是，麻省理工不僅選在三月十四日放榜，並經常有意卡在當日下午的十五點九分二十六秒發布，從而湊上「三點一四一五九二六」的圓周率近似值，顯示它對科學的熱愛和前輩科學家的紀念。



伏牛山

喬苓
逢周三、四見報

淺論亞洲五十佳餐廳榜單

三月十二日，今年亞洲五十佳榜單第五十一名至一百名的排名出爐，雖其獲得的關注度不如前五十名主榜單，但其中可以看出許多有趣的變化，從而也能推斷出今年前五十佳榜單的大致變化。

中國內地今年有幾家餐廳新入榜，例如我很喜歡的1996川菜，主廚餐廳和拂鳴等；還有成都的蕊餐廳亦是新入榜，而杭州的金沙廳和澳門的譽瓏軒都屬於重入前一百；Ensue和新榮記則是舊面孔。去年有幾家不同城市的同家飯店同入前一百，其實是較為可惜的。

據說今年組委會要求投票人上傳用餐收據或菜品照片或投票人本人在餐廳的照片。我認為五十佳組委如要防止一些人打着五十佳旗號吃免費飯，可能需要上傳列有餐廳名、支付日期和金額，以及與投票人姓名相符的支付人姓名的單據，不過此方法的可行性較低。

亞洲的分區也一直受人詬病。比如中國內地僅佔一個分區，實際上最近二十年餐飲業發展迅速，不僅一線城市多有可圈可點的餐廳，其餘地區還有不少值得一訪的餐廳。但目前的分區中，無論從人口密

度還是餐飲文化發達程度而言，若每區投票人數量固定，則中國內地都是較為吃虧的，這個我之前的文章亦曾論及。

縱觀今年榜單，真有一種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之感。一些曾在前五十的餐廳，今年都跌出了榜單。從後五十榜單中的表現可以推斷，今年前五十榜單中，大中華區餐廳想必表現得不錯。諸如大班樓、永餐廳、如院、福和慧、遇外灘、凌瓏等餐廳，不知道今年是否可如願再進一步？

作為一個中國飲食作家，我自然希望有更多大中華區的餐廳被世

界食客認可和接受，這也是中國文化出海的重要一環。相信中餐將會在亞洲五十佳中得到更好成績，但中餐不應通過免費旅行團和公關飯發展，而應該細水長流，真正做好自己的產品，把日常的消費者服務好，這永遠是一家餐廳的本分所在。



痴齋嘜語

徐成
逢周四見報

幸福「字」在

香港公共圖書館和香港電台第五台為鼓勵市民善用圖書館的電子書平台，舉辦「幸福字在」網上閱讀活動，希望養成每日閱讀習慣，並藉此獲得幸福感，以文字療愈心靈。活動期至二〇二七年二月。

其中一期介紹了阿濃《信是有緣》中的《昨夜奇夢》。

《昨夜奇夢》是告訴讀者一個奇夢。

作者正在一條收費公路上輪候繳費，可是忽然所有的燈光熄

了，流動的車輛停了下來。有聲音從一部流動廣播車上發出：

「各位駕車人士注意！各位駕車人士注意！因為電力系統出現故障，收費站暫停開放，我們會加緊搶修。趁這黑暗的片刻，請大家欣賞你頭頂的星光。」

於是所有的汽車熄了引擎，熄了車燈，四周暗了下來，我一抬頭，看到一片燦爛的星空。啊，久違了的星空！北斗、獵戶、仙女、天琴……還有流星

呢，在藍寶石般的天幕上留下一道道光痕。

這真是一個美麗的夢，它的美麗不但因為出現了一個燦爛的星空，它最大的美麗是收費公路站的工作人員，竟懂得叫大家欣賞頭頂燦爛的一片。



南牆集

阿濃
逢周四見報

從觀察到建言

今年的全國兩會，「十五五」規劃開局與高質量發展成為焦點。在港區政協委員中，屠海鳴、曾濤漪、盧永雄三位擁有深厚傳媒背景，他們曾是觀察者，如今是建言者，視角的轉換，帶來不一樣的兩會敘事。

屠海鳴身兼多重學術與智庫職務，他的發言更多體現出一種宏觀的史政視角。屠海鳴認為，香港的角色需從「大通道」升級為「大樞紐」；他特別強調北部都會區建設「刻不容緩」；香港應做高端人才的「蓄水池」和內企出海的「前沿基地」。他的建言體現了學者型委員的深度。

鳳凰衛視主持人曾濤漪的視角則多了幾分女性的細膩。她分享了在台灣的家家人最近都在追看大陸電視劇《太平年》，「這些作品藏着兩岸同胞的人間煙火」。她用年輕人聽得懂的語言講故事，從DeepSeek AI大模型切入，點燃香港中學生對新事

物的興趣。

《巴士的報》社長盧永雄關注國際地緣政治下的香港角色。他認為，香港的角色遠不止於國際金融中心或資金避風港，更應在國家外交大局和安全布局中發揮獨特而不可取代的作用。面對「十五五」規劃新征程，香港如何在複雜國際局勢中找準定位，正是這位委員今年履職的核心思考。

從宏觀戰略到人文溫度，再到國際視野，三位傳媒人將專業素養帶入議政殿堂。他們是記錄者也是參與者。視角轉換之間，不變的是一份共同的責任：在「一國兩制」的實踐中，講好中國故事，也講好香港故事。



九連環

薩日朗
逢周四見報

何懼之有

近期使用最多的詞彙，莫過於AI。人們大多人亦云亦云，只知那是一門高科技、懂思考、能夠幫助人類工作，更可以令世界發生天翻地覆的轉變。天天道聽途說，漸漸就集體地怕落後，卻又不肯花時間去認識和了解，像明知有大風暴已逼近，卻只一味原地呱呱大叫，沒好好了解惡劣天氣的成因和移動路線，也不打算儲備物資，用正確的態度和方式做準備。

人們愛說怕因AI的廣泛應用而失業，然而卻很少人能清楚道出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其實是指電腦系統有像人類一樣進行推理和自主決策的技術。AI透過海量資料的收集，掌握辨識語音、圖像和文字的能力，也可以在短時間內進行分析和創作，從而主動解決問題及預測未來。簡而言之，就是可大量提升速度和效率的科技，有利推動社會發展、文明進步，並非什麼駭人聽聞的東西。隨着網絡大量出現AI生成的幾可亂真的視頻、音像和照片，許多人由於怕被騙，因此對新科技感覺不

安，就將AI定性為邪惡之物，抗拒學習。更甚是不少唯恐天下不亂的人，喜歡將AI的出現說成是世界末日的序幕，以致人心惶惶，紛紛恐懼被人工智能統治。

每一項偉大的科技發明，都可能令生活發生巨大的轉變，卻不都等於洪水猛獸。正如電腦與光纖剛出現的時代，人類都怕自己很快被淘汰或取代。可是數十年過後，人類卻仍然好好地活於世上，繼續進步。故此，現在害怕AI的人，其實跟昔日恐懼電腦的人類似。不少行業與工種，也許可能因AI變得逐漸式微，但時代的更迭就是如此，除非不想進步，否則人人都應培養適應環境變化的能力，積極地配合時代轉變的需要。



竹門日語

簡嘉明
逢周四、五見報